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毛詩類釋卷七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莫瞻菉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　鈐

校對官編修臣施培應

謄錄監生臣郭道藩

毛詩類釋卷三
國子監祭酒顧棟高撰
釋山
岐山
郡縣志岐山亦名天柱山在今陜西鳳翔府岐山縣北十里雍録郊在岐西北二百五十里自郊而南一百三十里為奉天縣有梁山渭水在梁山之南踰梁

山循水可以達岐所謂率西水滸至于岐下也太王都岐在今鳳翔府西五十里是為岐周岐水之南有周原

周原

名勝志周原在岐山縣東四十里東西横亘肥美寛平即詩所謂周原膴膴者也地在岐山之陽故左傳曰成有岐陽之蒐

終南

一名太白山在今陜西西安府長安縣南五十里亘鳳

翔岐山郿縣武功盩厔鄠縣長安咸寧藍田九縣之境秦風終南何有有條有梅時襄公僅以兵一至岐而卒子文公立十六年始將兵伐戎戎敗走取周餘民而有之地至岐岐以西獻之周是襄公終身未嘗一至終南特以天子之命設言以勸其必取耳

臣謹案終南一名中南以其據天之中在都之南也昔文王都豐武王都鎬皆面終南山以土田則上腴形勢則奥區故文王詩曰殷其靁在南山之

陽成王詩曰信彼南山宣王詩曰幽幽南山幽王詩曰節彼南山皆據朝夕所見而言自終南入秦而西歸之好音斷矣鄒肇敏謂秦能以一國取之周獨不能以天下取之乎平王此時已甘棄祖宗百年之基業此匪風之詩人所為嘆息痛恨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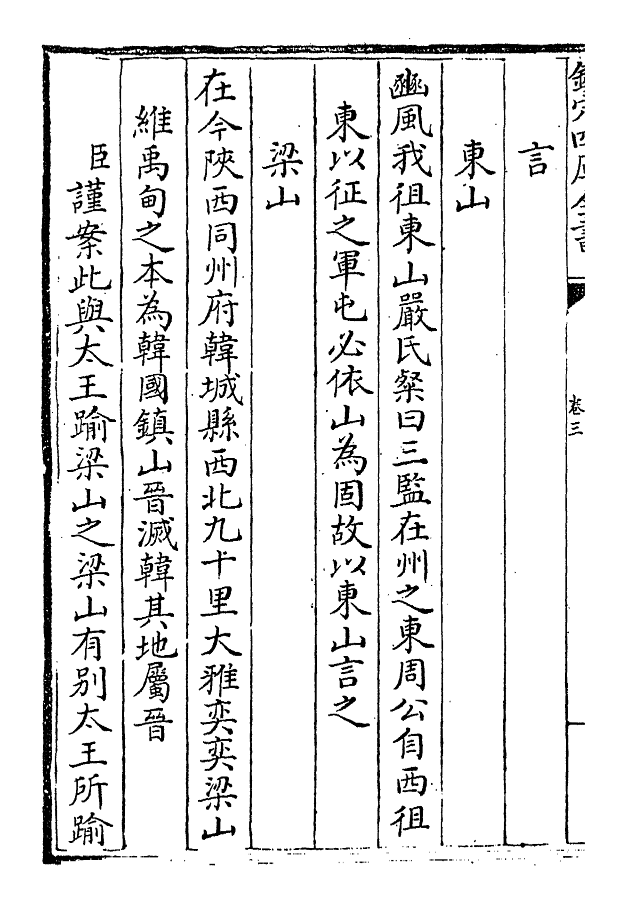
閻氏若璩曰詩咏南山其可指實者凡二一為曹南山郡縣志在曹州濟陰縣東二十里曹風南山朝隮是也今為山東曹州府曹縣一為終南山郡縣志在

京兆府萬年縣南五十里今為陝西西安府長安咸寧藍田盩厔四縣

北山

胡氏渭曰終南之名惟見於秦風而小雅則稱南山不一而足又有北山蓋南山謂都南諸山終南太一在焉北山謂都北諸山九嵕甘泉嶻嶭等也

臣謹案召南陟彼南山言采其蕨小雅陟彼北山言采其杞不舉山名單稱南北者主豐鎬帝都而



言

東山

豳風我徂東山嚴氏粲曰三監在州之東周公自西徂東以征之軍屯必依山為固故以東山言之

梁山

在今陝西同州府韓城縣西北九十里大雅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本為韓國鎮山晉滅韓其地屬晉

臣謹案此與太王踰梁山之梁山有别太王所踰

之梁山在岐山之西百二十里韓國之梁山在岐
山之東北七百里是秦晉接界處近大河公羊傳
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流是也　周之立國以岐山
為根本終南為屏蔽梁山為門戸韓侯作鎮實為
國之屏翰詩謂幹不庭方以佐戎辟其倚毗可知
乃平王東遷晉文侯即滅韓而有之周失其門戸
之險而晉且代周而興霸矣
閻氏若璩曰雍州有二梁山一在今韓城郃陽兩縣

境書治梁及岐詩奕奕梁山春秋梁山崩爾雅梁山晉望也皆與孟子之梁山無涉孟子梁山則在今乾州西北五里其山横而長自邠抵岐二百五十餘里山適界乎一百三十里之間太王當日必踰此山然後可以遠狄患而營都邑改國曰周古諸侯國名雖云受之天子傳之祖宗而隨在易名初不以為嫌如唐叔虞一傳而子燮改國曰晉魏侯罃遷於大梁改國曰梁皆是也後秦始皇幸梁山宫從山上見丞相

車騎甚衆弗善亦此乾州之梁山

敖山

在今河南開封府鄭州河陰縣西二十里車攻詩所謂搏獸于敖者也秦於其地置倉名曰敖倉北臨汴水先王名山大澤不以封敖山不屬列國葢留以為講武之地宣王時猶行此典自鄭滅虢檜而敖遂為鄭之山險東都朝會田獵之禮不行矣

泰山

在今山東泰安府城北五十里史記貨殖傳其陽則魯其陰則齊詩曰泰山巖巖魯邦所詹此魯之泰山也

嶽

臣謹案嶽吳嶽也嶽乃高大之稱爾雅山大而高曰嵩釋名云嵩竦也所以毛傳只說高貌中庸言載華嶽而不重華則華山嶽即此山也即禹貢之岍山一名吳岳地理志扶風岍縣西有岍山汧水所出在今陜西鳳翔府隴州南八十里與中嶽嵩

高無涉閻若璩四書釋地云華嶽舉二山與下河海對周禮豫州山鎮曰華雍州山鎮曰嶽爾雅釋山河南曰華河西曰嶽確有明據武進楊椿謂臣曰申侯係雍州産非豫州産也可謂一語破的况經文明謂維嶽降神生甫及申不云崧高降神又何來太室之名乎　又案吳嶽亦有五嶽之號鄭注大司樂云五嶽岱在兖州衡在荆州華在豫州嶽在雍州恒在并州是也爾雅及經典羣書言五

岳者皆數嵩高不數嶽而鄭云然者賈公彦周禮疏云周處鎬京在五嶽外西都無嶽故權立吳嶽為西岳爾雅嵩高為中嶽華山為西嶽者據東都地中而言此據西都以嵩高與華山俱屬豫州雍更無嶽名故以吳嶽為西嶽也　毛鄭皆以嶽為四嶽意以申甫皆姜姓堯時四嶽之後嶽神福佑其子孫故生申伯與甫侯嚴緝已非之謂詩主褒揚申伯而遠引周道始衰之甫侯為配非褒揚之意

此甫當為仲山甫宣王時為相與申伯均有蕃宣之任況鄭氏注禮既以甫為仲山甫何乃箋詩忽異嚴說是也竊以詩單舉嶽字自當指雍州之嶽山無疑舉近地之尊神為言從來神靈降生只是一神之靈氣所注無四嶽之神皆來降生之理指為中嶽者固屬謬以為四嶽者尤為鹵莽也唐六典關内道名山曰吳山亦謂之西鎮山肅宗在鳳翔改吳山為西嶽以祈靈助適與周禮大司樂

之注相合

胡氏渭曰古之中嶽蓋霍太山在山西平陽府霍州東三十里禹貢之所謂太岳也隋開皇十四年詔以霍山為冀州鎮歷代因之號為中鎮降嶽為鎮為嵩高所壓耳閻若璩云詩崧高維嶽謂崧然而高者維是嶽山非以太室山為嶽名曰嵩高也爾雅撰於三百篇後緣此遂實指嵩高為中嶽太史公又出爾雅後并補注堯典曰中岳嵩高也至漢武登禮太室易

曰宗高中岳名益顯皆由為爾雅所誤耳

首陽

在今山西蒲州府城東南一名雷首山禹貢壺口雷首至于太岳亦曰首山春秋傳趙宣子田於首山皆此也詩曰采苓采苓首陽之巔時當晉獻公已屬晉案蒲坂本舜都首山在河東蒲坂縣南山南曰陽夷齊采薇於此墓在縣南三十五里蒲坂今為蒲州府永

濟縣

龜山

在今泰安府新泰縣西南四十里春秋定十年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謂此山之北田也詩曰奄有龜蒙蓋此時尚未奪於齊

蒙山

在今沂州府蒙陰縣西南孔疏曰論語説顓臾云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何楷曰蒙山一名東山孟子謂登東山而小魯是也

皃山

王應麟曰郡縣志皃山在兗州府鄒縣東南三十八里

繹山

繹亦名嶧李氏樗曰禹貢徐州嶧陽孤桐此繹即嶧陽也一名鄒山文十三年邾文公卜遷于繹哀八年邾衆退保于繹杜注魯國鄒縣北有繹山在今兗州府鄒縣東南二十二里郭璞曰繹山純石積構連屬如繹絲然故名詩保有皃繹明係魯地而易世之後即

為邾都終春秋世沒於邾境豈詩係頌禱之詞固不必有實耶

徂來

水經注鄒山記曰徂來山在兖州梁父奉高博城三縣界詩曰徂來之松新甫之栢今其地猶有美松

新甫

後魏地形志魯郡汶陽縣有新甫山汶陽故城在今兖州府泗水縣東南

景山

商頌陟彼景山松栢丸丸朱子曰景山商所都之山名

在今河南府偃師縣所謂北亳也

旱麓

地理志漢中郡南鄭縣旱山池水所出東北入漢　詩緝曰毛氏以旱為山名不知山之所在或取漢地理志漢中郡南鄭縣之旱山以實之詩人托山川以起興皆取其在境内者漢中遠於豐鎬豐鎬之間髙山

多矣何獨遠取漢中之旱山乎既非耳目所及何言
瞻也旱山不知所指闕其所不知可也

岡

爾雅山脊曰岡郭注謂長山脊邢疏髙山之長脊名岡
詩云陟彼髙岡是也

冢 崒

爾雅山頂曰冢郭注山巔崒者厜㕒音垂怡郭注謂峰頭
巉巖也邢疏此二句釋小雅十月云山冢崒崩之文

也毛傳云山頂曰冢鄭箋云崒者崔嵬雖音字小異義實同也

隋山

爾雅巒山曰隋山郭注謂山形長狹者荆州謂之巒邢疏凡物狹而長謂之隋山形亦如之周頌般篇云隋山喬嶽是也

鮮原

爾雅小山别大山曰鮮郭注别者不相連邢疏謂小山

與大山不相連屬者名鮮大雅皇矣度其鮮原毛傳引此文解之下文居岐之陽則是岐為大山鮮原為小山與岐不相連屬鬭駰以為此即周之程邑也孔疏曰太王初遷已在岐山此亦在岐山之陽是去舊都不遠也文王中間徙宅於程後更徙都於豐知此非豐者以此居岐之陽豐則更在岐之東南三百里耳

夕陽

爾雅山西曰夕陽郭注暮乃見日邢疏夕始得陽故名

夕陽大雅公劉云度其夕陽豳居允荒是也

朝陽

爾雅山東曰朝陽郭注旦即見日邢疏山頂之東皆早

朝見日大雅卷阿云梧桐生矣于彼朝陽是也

崔嵬　砠

爾雅石戴土謂之崔嵬郭注石山上有土者土戴石為

砠郭注土山上有石者邢疏周南卷耳云陟彼崔嵬

又云陟彼砠矣毛傳崔嵬土山之戴石者石山戴土曰砠與此相反或是傳寫之誤也

岵屺 爾雅作峐

爾雅多草木岵無草木峐邢疏峐當作屺魏風云陟彼岵兮瞻望父兮又曰陟彼屺兮瞻望母兮毛傳山無草木曰岵有草木曰屺與此相反者當是傳寫誤也王肅解依爾雅

巘

爾雅重甗隒音巖郭注山形如累兩甗甗甑也山形似之因以名云邢疏孫炎云山基有重岸也甗是無底甑大雅篤公劉曰陟則在巘巘與甗同毛云小山別於大山與此異孔疏爾雅說重甗謂山形如累兩甑上大下小西京賦曰陵重甗是也與皇矣小山曰鮮義別彼謂大山之傍別有小山也

崧

爾雅山大而高曰崧郭注今中嶽嵩高山蓋依此名李

巡曰山之高大者自名崧本不指中嶽今之中嶽名嵩高或取此文以立名乎胡氏渭曰葢疑詞亦不以詩之崧高為中嶽也自劉熙釋名云嵩或為崧世遂以降神生甫專歸之中嶽錯解貽誤至於如此左傳昭四年司馬侯曰四嶽三塗陽城太室太室即嵩高於四嶽外别言之亦可見當時不為嶽也爾雅嵩高為中嶽葢後人所附益耳

附釋丘

旄丘

爾雅前高曰旄丘郭注詩云旄丘之葛兮毛傳前高後下曰旄丘李廵云前高者後必卑下

阿丘

爾雅偏高曰阿丘郭注詩云陟彼阿丘邢疏謂丘形四隅有一髙而不正在左右前後者名阿丘

宛丘

爾雅宛中曰宛丘郭注宛謂中央隆高邢疏案詩陳風

宛丘之上兮毛傳云四方高中央下曰宛丘李巡孫炎亦皆云然而郭以為中央高者以四方高中央下即是上文水潦所止之泥丘又下云丘上有丘曰宛丘非中央隆高而何臣謹案中央隆高與宛字義不合經文明言宛中是其中央宛宛然況地形高峻非可游蕩之處不如從毛說為長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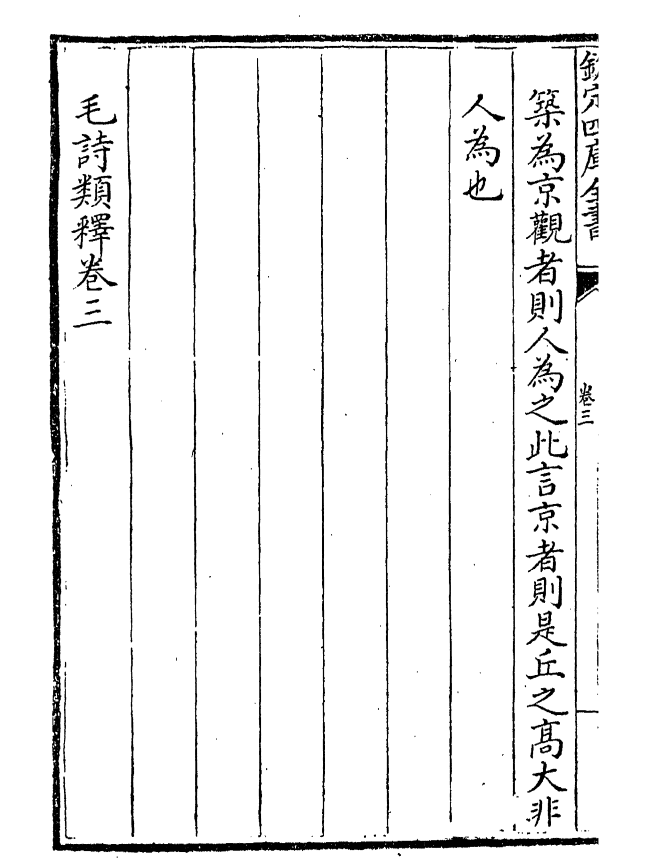
畝丘

爾雅如畝曰畝丘郭注丘有隴界如田畝邢疏田畝之

壟丘形有界埒似之因名詩小雅巷伯云楊園之道猗于畝丘是也

京

爾雅絶高謂之京郭注人力所作邢疏言卓絶高大如丘而人力所作者名京非人為之而地自然生者則名丘京與丘相對則是人為之京大雅篤公劉詩乃覯于京鄭箋引此文孔疏曰此京是大丘非人為矣李廵曰丘之高大者曰京是京有二等若戰勝取尸



築為京觀者則人為之此言京者則是丘之高大非人為也

毛詩類釋卷三

毛詩類釋卷四

國子監祭酒顧棟高撰

釋水

漆水　沮水

緜詩民之初生自土沮漆此豳地之漆沮也水經漆水出扶風杜陽縣程大昌曰杜楊今岐山普潤縣之地其水入渭在灃水之上與禹貢序渭水節次不合

許氏謙曰山海經鶤次之山漆水出焉北流注于渭郭氏注漆水出岐山詩云自土沮漆是也寰宇記漆水源出鳳翔府普潤縣東南東及周原之北岐山之南是為太王之邑故詩曰居岐之陽在渭之將其地山因名岐而山南有水亦名岐也岐漆渭三水同流則岐水之陽即漆水之陽也故頌曰猗與漆沮潛有多魚毛氏釋之曰漆沮岐周之二水其說是也

臣謹案據許氏說則緜詩潛頌之漆沮皆指岐周

而言非禹貢之漆沮明矣孔疏潛詩曰漆沮自豳歷岐以至豐鎬以其薦獻所取不宜遠於京邑故不言豳言岐周者鎬京去岐不遠故繫而言之豳今同州府邠州岐今鳳翔府岐山縣周今西安府鄠縣東西凡五六百里

吉日詩漆沮之從天子之所此禹貢之漆沮也漆水自耀州同官縣東北界來經華原縣合沮水沮水出坊州昇平縣北子午嶺至耀州華源縣合漆水至同州

朝邑縣東南入渭漆沮一名洛水與緜詩自土沮漆有別　地理考異引段氏云漆沮有二皆出雍州皆入于渭特有上流下流之别詩自土沮漆在岐周之間是渭之上流也書東過漆沮叙於灃涇之下是渭之下流也　許氏謙曰案寰宇記鳳翔府東至長安三百一十九里長安東至同州二百八十里則二水入渭之地相去六七百里非一漆沮明矣雖岐下入渭之沮不可考其源委然決非至華原合漆之水也

洛水

瞻彼洛矣之洛即吉日之漆沮漆沮一名洛水此即夏官職方氏雍州其浸渭洛與伊洛之洛有别伊洛之洛在東都此在鎬京故毛氏以洛為宗周之浸水伊洛之洛禹貢所謂導洛自熊耳源出商州上洛經王城至虎牢入河此至同州朝邑入渭也　胡氏渭曰禹貢豫有洛而雍無洛洛水之名昉於殷周之際周禮雍州之浸曰渭洛詩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周語幽

王時三川震韋昭注曰涇渭洛也史記周本紀西伯獻洛西之地於紂晉世家文公攘戎狄居於河西圁洛之間魏世家築長城自鄭濵洛以東有上郡皆雍州之洛非豫州伊洛之洛也　程大昌雍録洛水出北地郡歸德縣北蠻夷中今慶陽府治安化縣東北百七十里即洛水之源自入塞後經鄜坊同三州至同州白水縣白水即沮水與漆沮合混為一流以入于渭故孔安國班固以後皆指懐德今朝邑縣入渭之水為洛是三水本分三名而曰

洛即漆沮者言其本同也

涇水

涇水出陜西平凉府平凉縣筓頭山平凉本漢之涇陽縣地玁狁所侵即此非今之涇陽縣也東逕華亭縣東北又東逕涇州北又東逕長武縣北汭水入焉又東南逕邠州淳化永壽醴泉涇陽高陵縣西南入于渭

汭水

汭詩作芮芮水出今平凉府華亭縣有二源北源出湫

頭山之朝那湫南源出齊山至縣東與北河合又東至涇州西北入涇水周職方雍州其川涇汭詩曰芮鞫之即皆此也若禹貢涇屬渭汭之汭孔傳則以水北曰汭言治涇水入于渭也下文漆沮既從即從于渭灃水攸同即同于渭皆主渭言之故與詩之大雅及周職方有别

渭水

渭水出陜西蘭州府渭源縣西鳥鼠山東逕鞏昌府鳳

翔府岐山縣南為周西岐又東南逕扶風縣郿縣武功盩厔興平鄠縣北為周豐邑又東逕咸陽縣豐鎬二水自南入焉又東逕西安府治北又東逕高陵縣南涇水自北來入焉又東逕臨潼縣北漆沮二水自北入焉又東逕渭南縣華州華陰縣北洛水入焉洛水即詩瞻彼洛矣之洛

尚書孔傳漢書顏注並以洛水為漆沮之水按秦漢時關中有鄭白二渠沮水始循鄭渠入渭古時沮水洛水自各入渭未可指洛為漆沮也詳見錐指又東入于河

胡氏渭曰小雅瞻彼洛矣傳以為宗周溉浸之水亦

不言洛即漆沮謂漆沮亦曰洛水者實自安國書傳始而闞駰酈道元因之孔頴達復援以釋詩於是洛與漆沮合而為一水矣其濁水上承雲陽大黒泉名漆沮水者乃土俗之稱而洛水之為漆沮則先儒皆以為然故顔師古注漢書亦用其說然直路今延安府宜君縣之沮自櫟陽今西安府臨潼縣縣界合濁水分為二水一循鄭渠而東注洛其間二百餘里實鄭國之所開漢志云沮入洛亦據既有鄭渠後言之耳自鄭渠一廢

而濁水絶於三原沮水不抵富平可見此水在古時元合濁水至櫟陽入渭而不與洛通也

臣謹案漆出西安府同官縣沮出延安府宜君縣至耀州華原合流至同州府朝邑入渭者禹貢之漆沮也出鳳翔府扶風縣至西安府臨潼入渭者豳地之漆沮也兩漆沮入渭之處相去約二百五十里許氏謙以為五六百里係考之未的扶風之漆沮入渭蔡傳云在澧水之上澧在咸陽縣東南

三里入渭又在臨潼之東繇詩潛頌之漆沮出扶風縣吉日之漆沮出同官縣一名洛水洛水自有源至白水縣與漆沮合流遂總名之曰洛詩瞻彼洛矣之洛是也

澧水

澧水出西安府鄠縣東南自今長安縣界西北流逕咸陽縣東南三里注于渭詩曰澧水東注是也

汾水

汾水出山西太原府忻州靜樂縣北管涔山東南流逕太原縣東詩曰彼汾一曲是也歷汾州府平陽府至蒲州府之滎河縣折而入于大河

淇水

淇水出河南衛輝府輝縣之共山經淇縣境紂朝歌地為衛都流入濬縣宿胥口入河

百泉

今衛輝府輝縣西北七里有蘇門山山有百門泉泉通

百道衛風所謂淇水在右泉源在左者也

汶水

汶水桑欽以為出泰山萊蕪縣西南入濟載驅詩汶水湯湯魯道有蕩論語則吾必在汶上嚴氏粲曰汶在齊境自魯適齊必渡汶水

泲水

泲同濟出河南濟源縣王屋山毛詩鄭箋云衛自河以東夾於濟水孔疏曰濟自河北而南入于河又出而

東楚丘在其間故曰夾于濟水也詩出宿于泲王應麟曰地理志禹貢導沇水東流為泲東郡臨邑有泲廟

洽水

詩在洽之陽洽水出陜西同州府郃陽縣今流已絶故去水而加邑渭水亦逕此入河也

汝水

詩遵彼汝墳汝水出河南汝州魯山縣東北經汝州南

陽府之裕州許州府之襄城郾城南至汝寧府又東南流至江南潁州府南而入淮

江水

江水出今四川成都府灌縣岷山東流至湖廣漢陽府大別山與漢水合東北至江南通州入海

漢水

漢水出今陝西漢中府嶓冢山南流至湖廣漢陽府江夏縣大別山入江今為漢口鎮

淮水

淮水出桐栢山在河南南陽府桐栢縣東一里至江南

淮安府安東縣入海

溱水

溱水出今開封府新鄭縣西北南入于洧水

洧水

洧水出今許州府密縣馬嶺山南過新鄭縣南與溱水

合

甫草

即圃田澤在今開封府中牟縣西北七里亦曰萑苻之澤周禮豫州藪曰圃田爾雅十藪鄭有圃田澤多產麻黄詩所謂東有甫草是也鄭武公定虢檜取其地為原圃僖三十三年皇武子辭秦客曰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圃即此

陳氏曰九州川浸澤藪名在職方不屬諸侯之版詩不以圃田繫鄭春秋不以沙麓屬晉略可覩矣周季

諸侯始擅不盼之利齊斡山海而桃林之塞郇瑕之地晉實私之甚者至周歳貢百二十金於魏以易溫圃而先王之制掃地盡矣

補傳曰圃田易野也易野以車為主故用以選車詩田車既好是也敖險野也險野以人為主故用以選徒詩選徒囂囂是也

臣謹案甫草毛訓甫為大謂有廣大之草可以田獵即下章敖地是也鄭破甫作圃謂即鄭之圃田

與敖成兩地而嚴緝非之謂下章言獵于敖地不得又言圃田吕氏祖謙及李氏樗許氏謙並同其說詳訂詁中朱傳從鄭說而補傳之言亦似有理姑並存之

大河

河自積石入中國至華陰經流蒲州府同州府中間為秦晉分界又東折經河南府洛陽縣北境所謂洛汭正當周王城之東北又過直隸大名府開州北為衛

境又北播為九河九河約在今山東德州以上直隷河間府數百里之地為齊衛分界詩曰河水洋洋北流活活蓋自衛適齊必渡河

泮水

泮水一名雩水源出曲阜縣治西南西流至兖州府城東入泗水詩所謂思樂泮水也水側有雩檀亦名舞雩雩門因此而名雩門魯南城之西門也在漢則靈光殿之東南即魯泮宮故址詳見水經注

臣謹案近世楊用修輩俱主此說然毛鄭孔三家皆云泮水泮宫之水也天子曰辟雍諸侯曰泮宫諸儒遵用之似不必更立異

肥泉

衛風我思肥泉茲之永歎傳曰所出同所歸異為肥泉爾雅疏曰小水支分歸入大海則異當其泉源初出則同流者名肥

寒泉 浚

通典寒泉在濮州濮陽縣東南浚城輿地廣記開封縣有浚溝詩所謂浚郊浚都也祥符縣北有浚水故邑名浚儀有寒泉陂詩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是也寰宇記寒泉在縣西十里自兩漢迄五代並置浚儀開封二縣宋建都於此真宗時改浚儀為祥符縣與開封縣並為開封府治前明以開封省入祥符而寒泉故蹟不可復問矣

下泉

曹風洌彼下泉浸彼苞稂傳曰下泉泉下流也爾雅一名沃泉沃泉縣出縣出下出也郭註從上流下

氿泉

小雅大東云有洌氿泉傳曰側出曰氿泉爾雅氿泉穴出穴出側出也郭註從旁出也

檻泉

大雅瞻卬云觱沸檻泉傳曰檻泉正出正出湧出也觱沸出貌爾雅一名濫泉李巡曰水泉從下上出曰湧

泉春秋昭五年叔弓帥師敗莒師于濆泉公羊傳云

濆泉直泉也檻濫音義同

水異名

水自江出為沱汝出為濆詩江有沱遵彼汝濆是也皆

大水溢出別為小水之名

此係爾雅說毛詩作汝墳傳曰墳大防也謂厓岸

狀如墳墓臣謹案水中無可伐條枚之理毛說較

長

水决復入曰汜出去復還水草之交曰湄中有草木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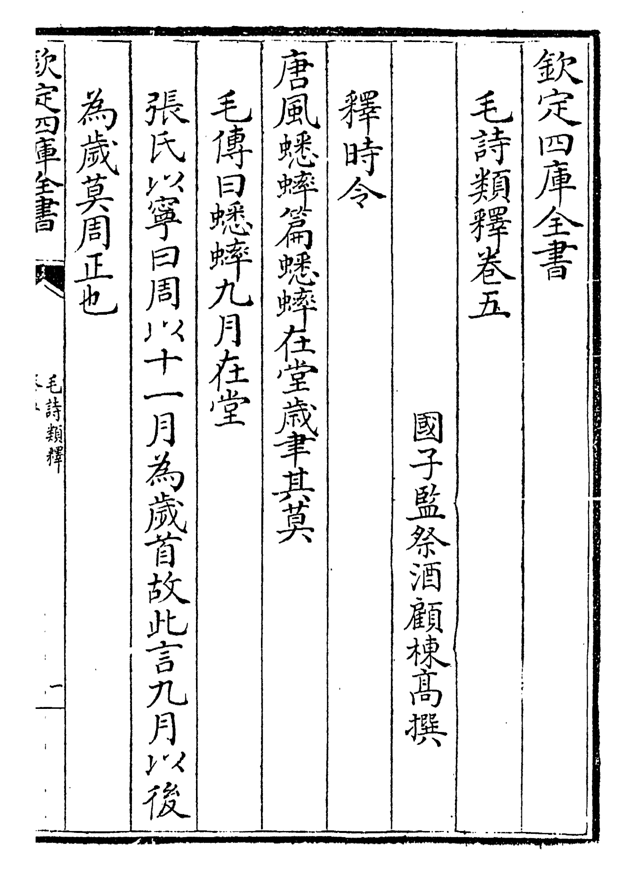
會小水入大水曰潨潨水會山絶水曰亹亹謂山當

水路令水勢斷絶

潛行曰泳水底行也正絶流曰亂直横流也

水中可居者曰洲小洲曰渚小渚曰沚小沚曰坻

毛詩類釋卷四



毛詩類釋卷五

國子監祭酒顧棟高撰

釋時令

唐風蟋蟀篇蟋蟀在堂歲聿其莫

毛傳曰蟋蟀九月在堂

張氏以寧曰周以十一月為歲首故此言九月以後為歲莫周正也

臣謹案日月其除除者除舊布新今人以臘月三十日為除夕是詩明言九月為歲將暮十月為歲除是以十一月為歲首之明證也

豳風七月篇一之日觱發至四之日舉趾

毛傳曰一之日周正月也二之日殷正月也三之日夏正月四之日夏二月周四月也

據此則公劉當夏之時已自以子月起數以夏之十一月為正月以夏之正月為三月矣一之日二

之日猶言一月之日二月之日不曰正而曰一者避時王之正朔也後武王伐商猶曰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蓋此時未革殷命猶從舊號實昉於此張氏以寧以豳風皆從夏時不引為周家建子之證蓋亦未悉此義

十月蟋蟀入我牀下至曰為改歲入此室處

孔疏曰為改歲者以仲冬十一月陽氣始萌可以為年之始故改正朔以建子為正歲亦莫止謂十月為

歲莫是過十月則改歲乃大寒故言改歲之後觱發栗烈大寒之時方始入此室而居之也

臣謹案豳風凡言月者皆夏正言日者皆周正此於十月之下即云穹室熏鼠曰為改歲是明言公劉當夏時已自以十一月為歲首不待注疏而本文已是顯然

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至其始播百穀

孔疏曰上塞向墐戶是治都邑之屋此治野廬之屋

朱傳云所以于茅索綯治屋之急如此者盖以來春將復始播百穀不暇為此也

臣謹案此書於十月之下則此時已是以十一月為來春矣可見三正原是通行夏時原不禁繼之用乎正也

二之日鑿冰冲冲至獻羔祭韭

臣謹案二之日夏十二月也三之日夏正月四之日夏二月也以是為鑿冰藏冰啓冰之節月令仲

春之月天子獻羔開冰先薦寢廟是豳風以夏之

二月為四月矣周之改正不待有天下時為然也

十月滌場至萬壽無疆

朱傳云十月農功已畢歲晚務閒豳風相與盡其忠

愛躋公堂稱兕觥而申來年萬壽之祝是亦十一月

為歲首之一證也

小雅采薇篇采薇采薇薇亦作止至曰歸曰歸歲亦陽

止

鄭箋曰十月為陽時純坤用事嫌于無陽故名此月為陽月

張氏以寧曰首章曰莫止而三章曰陽止則周十二月夏之十月也周以夏之十月為歳莫以十一月為歳首也

出車篇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倉庚喈喈采蘩祁祁

張氏以寧曰諸詩皆屬周正無異詞獨此一篇有不合葢周正雖改而夏正之迭用已久故民間之話言

猶不能忘而稱道之呂氏云見三正之通於民俗此皆述民俗之話言非史官之紀事也

杕杜篇日月陽止女心傷止征夫遑止

鄭箋曰十月為陽遑暇也陽月而婦人思望其夫者以初時云歲亦莫止

臣謹案此篇亦以十月為歲莫征夫可以歸而不歸故婦人思之也亦周正也

六月篇六月棲棲戎車既飭惟此六月既成我服

張氏以寧曰周六月夏四月也盛暑非玁狁入冦時也

此係張氏新說非毛傳舊說也然極有理六月盛暑北藩弓矢俱脫故歷代書防秋則此云夏之四月者較是

正月篇正月繁霜我心憂傷

毛傳正月夏之四月鄭箋云建巳純陽之月而霜多恒寒若之異傷害萬物故心為之憂傷

此正月夏之四月周之六月也

十月篇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

鄭箋曰周之十月夏之八月也八月朔日日月交會

而日食為陰侵陽臣侵君之象

張氏以寧曰下文爗爗震電蓋八月雷乃收聲之時

而震電見焉亦為變異此詩亦周正也

四月篇四月維夏六月徂暑秋日凄凄百卉具腓冬日

烈烈飄風發發

此篇毛鄭及孔疏皆主夏正說而張氏以寧必欲强從周月周時甚覺費力蓋周正只王者之發號施令與史官之編年紀事不得不用之至撫時道景則恒從夏正蓋此為切近便於人情而易曉如詩之咏春只云春日遲遲卉木萋萋不得以為周之春為夏十一月也此曰秋日凄凄百卉具腓若周之孟秋為夏之五月曰冬日烈烈飄風發發若周之孟冬為夏之八月豈有此景象乎張氏所云

民俗之話言時有雜出者於出車篇既言之何於此篇而必欲强從周正致爲此牽强費力之説也

小明篇我征徂西至于艽野二月初吉載離寒暑二章昔我往矣日月方除曷云其還歲聿云莫三章昔我往矣日月方奥曷云其還政事愈蹙歲聿云莫采蕭穫菽

張氏以寧曰周二月夏十二月也言自我之徂西至于艽野之地其時十二月朔旦今則已離歷冬寒夏暑尚未得歸此心之所以憂而且苦也曰至者據已

至彼地而言曰往者據在家始發而言二章三章乃追叙其始發之時也日月方除除者除舊布新之謂日月方奥奥與厥民隩之義同周以十一月為歳首民寒而聚居於隩我之始往亦自謂其時即歸何至今歳將莫而尚未得歸至九月采蕭穫菽以為卒歳之用也蓋小明大夫以夏十一月始發徂西以十二月至于艽野至明年之九月尚未得歸經歴踰年之久所以憂也此詩首尾相應次序甚明與周正合若

以夏正二月而說則仲春非歲首不得以為除舊而布新自二月至九月則二月氣已暖至九月肅霜而肇寒亦不得以為離歷寒暑也

臣謹案張氏此章發明周正之旨十分精當若毛傳以方奧為二月之初訓奧為暖則二月尚未可云暖鄭又據爾雅文四月為除尤無當上甫言二月此忽言四月且自四月至九月皆暖日無寒時又何言載離寒暑乎孔疏於蟋蟀篇引此采蕭穫

菽為歲莫九月之事明以此為周正則此二月為

周二月夏之十二月信矣

周頌臣工篇嗟嗟保介維莫之春至命我衆人庤乃錢鎛奄觀銍艾

鄭箋曰周之莫春於夏為孟春諸侯春朝孟夏故于周之晚春遣之勑其車右保介以時事當歸勸農趨時也

孔疏曰知非夏之季春者以夏之季春非復朝王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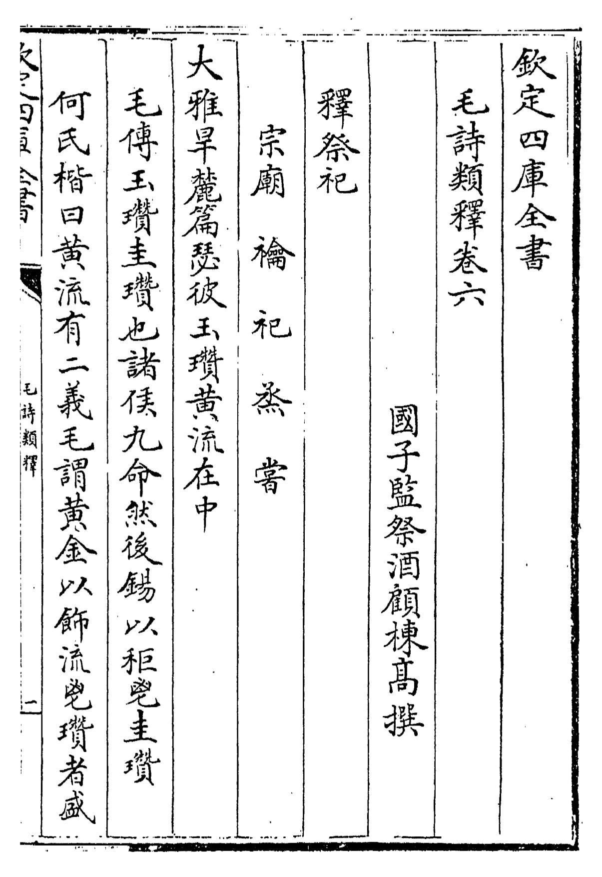
月故知此為夏之正月也夏之孟春耕期已逼故勑其車右以時事歸即耕田是也

張氏以寧曰蔡氏書傳引此以為麰麥將熟其為夏之莫春三月可知今考之全篇止曰將受厥明不曰來年將熟將之云者未至而預期之辭見於經傳甚多況其曰如何新畬命我衆人庤乃錢鎛即七月之詩言于耜舉趾周官遂大夫正歲簡稼器修稼政之事嗟嗟保介即月令孟春祈穀天子載耒耜措之于

保介之御閒皆夏正孟春事也若待建辰之三月始治新畬始庤錢鎛不亦晚乎將受厥明乃期之之辭非即詩賦之比不可以文害辭也則此莫春為夏之正月信矣

臣謹案張氏此條發明鄭孔周正之說亦極精朱子謂莫春是夏正建辰之三月恐未然

毛詩類釋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毛詩類釋卷六

國子監祭酒顧棟高撰

釋祭祀

宗廟 禴 祀 烝 嘗

大雅旱麓篇瑟彼玉瓚黄流在中

毛傳玉瓚圭瓚也諸侯九命然後錫以秬鬯圭瓚

何氏楷曰黄流有二義毛謂黄金以飾流鬯瓚者盛

鬯之器用黃金爲勺而有鼻口鬯酒從中流出器是黃金照酒亦黃故謂之黃流鄭但以黃流爲秬鬯釀秬爲酒以鬱金之草和之草名鬱金則黃如金色酒在器流動故謂爲黃流鄭所以傳易者以言黃流在中當謂在瓚之中不謂流出之時且瓚既以朱爲中央則其中亦朱而不黃矣据此則鄭說爲長

大雅棫樸篇濟濟辟王左右奉璋

毛傳半圭曰璋

鄭箋璋瓉也祭祀之禮王祼以圭瓉諸臣助之亞祼以璋瓉

孔疏祭之用瓉惟祼為然天官小宰注云惟人道宗廟有祼天地大神至尊不祼

何氏楷曰周禮内宰職云后祼獻則瓉先儒説王行初祼后行亞祼其或后有不與則大宗伯攝之疏義云圭首銳一圭中分為二璋奉于王前則其中分處向王類人之鞠躬内向而歸心也

吳氏鼎曰小宗伯鄭注云天子圭瓚諸侯璋瓚王制孔疏又云若未賜圭瓚則用璋瓚此云左右奉璋當是文王為諸侯時之禮非指后祼亦非大宗伯攝行亞祼注疏家泛引亞祼立說殊欠分曉

大雅文王篇殷士膚敏祼將于京

孔疏宗廟之祭以灌為主周人尚臭舉祼將以表祭事見殷士來助祭耳不必專助行祼也

何氏楷曰祭必先灌乃後薦腥薦熟賈公彥云宗廟

之祭迎尸入戶坐於主北王以圭瓚酌鬱鬯以獻尸
尸得之瀝地祭訖啐之奠之不飲尸為神象灌地所
以求神也
以上二灌與祼同為祭禮第一節王一獻后亞獻以
後為朝事延尸于戶西南面布主席東面
楊氏復曰司尊彝疏王以圭瓚酌雞彝鬱鬯始獻尸
尸以灌地降神祭之啐之奠之此為灌神之一獻后
以璋瓚酌鬱鬯亞祼內宰贊注云王既出迎牲后乃

從後灌也此為灌神之二獻

小雅楚茨篇絜爾牛羊以往烝嘗

臣謹案郊特牲既灌然後迎牲明堂位君肉袒迎牲於門卿大夫贊君祭統及迎牲君執紖卿大夫從士執芻祭義祭之日君牽牲卿大夫序從既入廟門麗于碑卿大夫袒而毛牛尚耳祭器君親牽牲大夫贊幣而從按此係迎牲牽牲之事禮器納牲詔于廷地官充人碩牲則贊封人歌舞牲春秋

左氏傳奉牲告肥腯按此係告充之事以上儀節

楚茨詩以絜爾牛羊四字該之

以上迎牲牽牲告充為朝事之始祭禮第二節

信南山篇執其鸞刀以啟其毛取其血膋

鄭箋毛以告純血以告殺膋以升臭取腸間脂合之黍稷實之于蕭乃以火燒之合馨香生民詩取蕭祭脂是也

孔疏先祼以降神乃以騂牡之牲迎而入于廟門以

獻于祖考所謂納亨也鄭注納牲將告殺謂向祭之晨既殺以授亨人

楚茨篇或剥或亨或肆或將

孔疏亨謂煑之使熟也肆謂陳于懸肉架周禮地官牛人所謂牛牲牙也將謂就牙上而齊之也二事俱在或亨之前以事相類故進或亨於上以配或剥耳

以上殺牲為朝事之事祭禮第三節

大雅生民篇取蕭祭脂

毛傳取蕭合黍稷臭陽達牆屋孔疏取蕭草與祭牲之脂爇之於行神之位合馨香

何氏楷曰蕭者蒿之香者也或云牛尾蒿白葉莖粗科生多者至數十莖可作燭有香氣甸師所供祭祀以脂爇之爲香脂牛膓脂信南山所謂膋也疏云一祭之中再度炳蕭有朝踐之炳蕭有饋肉之炳蕭朝踐即朝事謂薦血腥時也饋肉一則薦黍稷時也二者俱見郊特牲及祭義古所謂香者如此祭祀用香

今古之禮並無其文

以上燔燎為朝事之禮祭禮第四節

楚茨篇祝祭于祊祀事孔明

毛傳祊門内也鄭箋孔甚明絜也孝子不知神之所

在故使祝博求之門内待賓客之處祀禮於是甚明

孔疏祊有二種繹祭之祊在廟門外之西正祭之祊

當在門内

秦氏蕙田曰祊祭當在朝踐之節斯時事尸於堂薦

血薦腥薦爓無有飲食之事恐神之尚未憑依也故曰于彼乎于此乎至饋食則事尸於室以人道飲食之曰神嗜飲食曰神具醉止則尸實神所憑依而無怳惚求索之語矣何氏楷曰朝踐以前意在求神薦熟以後意在饗尸楚茨絜爾牛羊節是朝踐事執爨以下是饋食事而祝祭于祊在殺牲之下執爨之前此其證也

以上祊祭為朝踐之事祭禮第五節王三獻后四

獻

臣謹案周禮司尊彝其朝踐用兩獻尊鄭注獻讀為犧明堂位尊用犧象孔疏此犧尊周禮春夏之祭朝踐堂上薦血腥時用以盛醴齊君及夫人所酌以獻尸者也

楚茨篇執爨踖踖為俎孔碩

毛傳爨饔爨廩爨也孔疏饔爨以煑肉廩爨以炊米

何氏楷曰此章專就薦熟言之以尸人也必薦熟而

後尸可享朝踐以前皆交於神明之道其意在於求

神薦熟以後始兼用人道其事在於饗尸信南山啟

毛取血此紀朝踐以前事二詩實相為首尾俎有肵

俎有折俎有尸俎有胙俎有主婦俎有祝俎有佐食

俎有賓俎此言孔碩則尸俎也

以上薦熟為饋食之事祭禮第六節

楚茨篇苾芬孝祀

說文云苾馨香也芬草初生其香分布

吳氏鼎曰此當指黍稷言書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信南山篇是烝是享苾苾芬芬

何氏楷曰此時始薦黍稷饋食之薦不止于黍稷而獨言苾芬者祭以黍稷為主也

周頌載芟篇有飶其香有椒其馨

吳氏鼎曰祭以酒食為主而此詩又為農事既成而作故云然

以上薦黍稷為饋食之事祭禮第七節

楚茨篇或燔或炙

鄭箋燔燔肉也炙炙肝也皆從獻之俎特牲主人獻尸賔長以肝從主婦獻尸賔長以燔從

秦氏蕙田曰或燔或炙毛傳異義毛以為燔取膟膋鄭以為從獻之俎據取膟膋在殺牲時則當言之或肆或將之下而不應言之執爨踖踖之下此執爨踖踖已是薦熟時非朝踐時矣故朱子從鄭不從毛

楊氏復曰儀禮大夫士之祭禮不祼不薦血腥唯于

室中設尸主行饋食禮天子諸侯饋食以前堂上設
南面位行裸鬯薦腥之禮而後延尸入室東面位行
饋食后薦饋獻之豆籩王以玉爵酌盎齊以獻尸此
五獻后又以玉爵酌盎齊以獻尸此六獻也
以上從獻爲饋食之禮祭禮第八節王五獻后六
獻

楚茨篇工祝致告徂賚孝孫
毛傳善其事曰工何氏楷曰苾芬孝祀以下皆祝所

傳嘏辭

天保篇君曰卜爾萬壽無疆

鄭箋君曰卜爾者尸嘏主人傳神詞也

大雅既醉篇公尸嘉告

朱子詩傳公尸君尸也周稱王而尸但曰公尸蓋因其舊如秦已稱皇帝而其男女猶稱公子公主也嘉告以善言告之為嘏辭也

以上尸嘏為酳尸之事祭禮第九節王七獻后八

獻諸臣九獻

小雅賓之初筵其耽曰樂各奏爾能

鄭箋各奏爾能者謂子孫于旣耽之後各酌獻尸尸酢而卒爵也士祭禮上嗣舉奠因而酌尸天子則有子孫獻尸之禮

孔疏以天子祭禮亡約士之祭禮有嗣子舉奠因酌尸因知天子則有子孫獻尸之禮

賓筵篇賓載手仇室人入又

鄭箋仇讀曰𣂏室人謂佐食又復也賓手挹酒室人

復酌為加爵仇挹于罍酌注于爵也

楊氏復曰九獻之後謂之加爵特牲禮長兄弟衆賓

長及佐食有三加爵則天子諸侯亦當然也按子孫

獻尸之後賓長佐食復酌為加爵

以上九獻之後加爵祭禮第十節

楚茨篇為賓為客獻酬交錯

鄭箋主人酌賓為獻賓酢主人主人復自飲而復飲

賓曰酬至旅酬交錯以徧

賓筵篇酌彼康爵以奏爾時

鄭箋康虚也時謂心所尊者

孔疏加爵之時賓與兄弟交錯以酬爵未虚也至卒爵實觶于篚此後爵乃虚矣賓弟子兄弟之子各舉觶于其長是奏所尊之事也　此即中庸旅酬下為

上一節

以上旅酬祭禮第十一節

楚茨篇孝孫徂位工祝致告

鄭箋祭禮畢孝孫往堂下西面之位祝於是致孝孫之意告尸以利成

秦氏蕙田曰告利成鄭以為告尸朱子以為告主人當以朱子為是孔疏大夫士告主人天子告尸恐未必然

楚茨篇神具醉止皇尸載起鼓鐘送尸神保聿歸

鄭箋具皆也皇君也尸出入奏肆夏

何氏楷曰鼓鍾之鼓從攴與鍾鼓之鼓從支不同彼二器並作此耑以擊鍾為主所謂金奏也

以上告利成送尸祭禮第十二節

楚茨篇諸宰君婦廢徹不遲

鄭箋諸宰徹去諸饌君婦籩豆而已

孔疏周禮九嬪凡祭祀贊后薦徹豆籩膳夫徹王之胙俎注云胙俎最尊其餘則其屬徹之

以上徹祭禮第十三節

楚茨篇諸父兄弟備言燕私

鄭箋祭祀畢歸賓客豆俎同姓則留與之燕以盡私

恩所以尊賓客親骨肉也

楚茨篇樂具入奏以綏後禄至末

孔疏祭時在廟燕當在寢故言祭時之樂皆復入于

寢奏之以安其後日之福禄也神嗜飲食以下皆小

大之慶詞案此即中庸燕毛一節

以上燕同姓為祭禮第十四節

臣謹案祭禮繁重特牲少牢須盡日始能成禮天子九獻更當何如祫祭酒可若植祭將使人攝歟或另擇日歟吳氏鼎曰祭必同日經但言祫祭之禮耳特祭曰禴程子謂禴是禮之薄者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儀文當從簡省不盡如詩禮所云也然此說不見于經文學者但當從程子之說

長樂陳氏曰時祭有小禮有大禮小禮春也大禮夏

秋冬也禮記曰大嘗周禮曰大烝則知春祀之為小禮矣鄭云春以物無成不殷祭殷盛也是禘祭當從畧延平周氏謂礿以飲為主祫以食為主既以飲為主則宜有獻酬交錯之禮矣祭一廟已盡醉如何更祭别廟乎

張子曰天子必親行祭事時祭則逐廟行禮勢必十數日而後能徧仍不得各為齋戒或以是容有司行事乃可以同日而事畢又曰天子七廟一日而行則

力不給故禮有一禘一祫之說如春祭高祖夏祫羣廟秋祭曽冬又祫來春祭祖夏又祫秋祭禰冬又祫

程子曰為廟禮繁故每年於四祭之中三祭合食于祖廟惟春則各祭諸廟孔疏礿薄也春物未成其祭品鮮薄

楊氏復曰如張子所云雖於一禘一祫之說若可通但言禘只祭一廟而遺其餘廟恐於人情亦有所不安不若程子之言簡而備也

臣謹案所疑者程張二子亦疑之張子有二說意有司行事之說為妥尚書洛誥王賔殺禋咸格孔安國傳曰王以命周公重大其事故文武皆至其廟親告之可見平日之祭不皆至也此當使重臣攝祭故周公祭泰山召公為尸為尸猶可況攝祭乎若必親臨其事勢必不能遍廟齋戒以精力倦怠之餘竭蹶勉强不敬滋甚若如張子高曾祖禰更迭禴祭之說則天子七廟又有文武二世室親

廟當至五年而一周不嫌于太疏曠乎

又謹案楚茨一詩天子宗廟祭禮首尾節次具備但未及二灌之禮耳故前列旱麓棫樸二詩以補之旱麓之玉瓚即圭瓚王以初灌棫樸之奉璋即璋瓚后用以亞灌后不與則大宗伯攝之應在楚茨或剥或亨之前信南山之啟毛取血即或剥或亨時事也鳬同姓以後為明日之繹祭則絲衣與鳬鷖二詩盡之矣

爾雅商曰肜周曰繹郭璞註祭之明日尋繹復祭孔
疏天子諸侯謂之繹在祭之明日於廟門外西室及
堂而行禮也上大夫曰儐尸與祭同日于廟堂之上
行禮也儀禮有司徹正是上大夫儐尸之禮但于堂
上獻尸獻侑全無室中之事是與天子禮異
絲衣篇絲衣其紑載弁俅俅自堂徂基自羊徂牛
孔疏弁爵弁也士爵弁而助祭于王繹禮輕使士升
堂視壺濯降往于基告濯具又視牲從羊之牛反告

充已乃舉鼎冪告潔禮之次也

臣謹案繹禮事神禮畧饗尸禮重故首二句絲衣爵弁但舉士之祭服絶不言事神之事下文告濯具告充告備則尚為饗尸而設蓋大夫士儐尸與正祭同日牲酒不煩另具天子之繹在祭之明日故須有此等事至設兕觵罰爵先儒謂大夫士祭禮猶不用此蓋正祭日嚴肅雖獻酬無算爵而助祭之人心存誠敬無容更設糾繩至繹祭以享生

人為主懼有失儀故須設兕觥旨繹詩所謂公尸燕飲即歌其事也

鳧鷖篇公尸來燕來寧至末

朱子語錄古者祭必有尸既祭之明日則煖其飲食以燕為尸之人故有此詩

臣謹案絲衣詩云自堂徂基自羊徂牛是祭之明日另殺牲以享尸非煖其飲食之謂也周禮牛人職云祭祀共其享牛求牛鄭注享牛用以祭求牛

用以繹繹者孝子求神非一處故以繹牛為求牛也此則繹禮别殺牲之明證

徐常吉曰按楚茨鼓鍾送尸神保聿歸則祭畢之燕尸不與也尸何以不與以其象神故不敢留而轉為次日之燕也燕于次日所以尊尸也尊尸所以尊神也

何氏楷曰是日先行繹祭之禮而後享尸此云公尸來燕則是祭後燕尸非祭時也陳氏禮書曰正祭重

而主于禮神繹祭輕而主于禮尸故繹于明日則異牲若賓尸于祭日則用正祭之牲而已

以上繹賓尸祭禮第十五節

臣謹案天子宗廟祭禮于詩首尾節次備具可與儀禮特牲少牢相發然此皆謂祫祭耳祭禮以祫為重烝嘗皆祫也故楚茨曰以往烝嘗商頌曰顧予烝嘗春秋但記烝嘗而無禴祀神具醉止具皆也非止一神后稷東面先儒謂神尊為發爵之主

不與子孫為酬酢其獻酢交錯皆主六尸而言若特祭禮自當從省簡但文不傳耳

禘祫

周頌雝序曰禘太祖也

鄭箋太祖謂文王

孔疏禘祫皆殷祭武王以周十二月崩其明年周公攝政稱元年十二月小祥二年十二月大祥三年二月禫四年春禘蓋在此時

臣謹案此詩文不特朱子據趙氏匡說之為非即孔疏謂武王崩而禘祭亦誤竊謂此文王崩三年喪畢之吉禘也春秋家說三年喪畢致新死者之主于廟諦審昭穆亦謂之禘此詩當在此時何則從來祭禮無及于女者此詩曰既右烈考亦右文母無及太姒案士虞禮記云男男尸女女尸又云是月也吉祭猶未配蓋既配則合女于男故太廟中七廟惟及男不及女儀禮特牲少牢無有女尸

與主人主婦酬酢者此其證也吉禮猶未配盖此時尚祭文王與太姒旣諦審昭穆而祔於太廟則文母不復祭矣不然七廟中男女皆有尸雜沓一室內豈復成禮乎曰武王此時未克殷何得云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曰此周公致太平作禮樂時追稱之也凡雅頌皆是周公所作武王未遑制禮樂

安得有頌

商頌長發序曰大禘也

臣謹案趙氏匡說謂禘唯祭始祖與始祖所自出不兼羣廟之主如此則商之禘宜但祭嚳與契耳而此時無一字及嚳偏稱相土成湯併及阿衡足明此說之非矣朱子因謂宜為祫祭之詩蓋朱子酷信趙說故為此語耳

陳氏禮書曰陸淳謂禘祭不兼羣廟為其踈遠不敢褻祭此殆未嘗考之于經也看此詩言玄王相土則不兼羣廟之說不足信矣

何氏楷曰漢儒皆以大禘為合祭程子及胡致堂皆從之而趙楊謂趙氏匡及宋楊氏復也泥于大傳中之一語謂禘惟祭始祖與所自出二人今据大傳本文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有大事省于其君干祫及其高祖馬端臨謂玩其文意亦似禘祫共只說一祭盖共是合祭祖宗天子則謂之禘諸侯及大夫士則謂之祫以君臣之故所及有遠近也張純謂禘是諦審昭穆則七

廟之主咸在亦以明矣

商頌玄鳥序曰祀高宗也

鄭箋祀當為祫祫合也

孔疏經逺本玄鳥生契帝命武湯言高宗能興其功

業因祫祭而美其事故序言祫以總之

康熙庚午監察御史李時謙疏請舉行禘禮事下九

卿詹事科道會議禮部尚書張玉書等議曰臣等綜

考禮制言禘者不一有謂虞夏禘黄帝殷周禘帝嚳

皆配祭昊天於圜丘者有謂祖之所自出為感生帝而祭之於南郊者有謂圜丘方澤宗廟為三禘者先儒皆辨其非而言宗廟之禘又不一説有謂禘祭止及毁廟不及親廟者有長發之詩為商之禘而親廟與毁廟皆兼祭者惟唐趙匡陸淳皆以為禘異于祫不兼羣廟王者既立始祖之廟直推始祖所自出之帝而以始祖配之故名為禘至于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經無明文其説始于漢儒而後之議禮者咸宗之

漢唐宋所行禘禮亦莫考始祖之所自出止于五歲之中行一祫一禘兩大祭于其宗廟而已大抵夏商以前有禘之祭而其制未詳漢唐之後有禘之名而與祫無别惟周以后稷為始祖以帝嚳為所自出之帝而太廟之中原無帝嚳之位故祫祭不及帝嚳至禘祭時乃特設帝嚳之位以稷配焉行于後代不能盡合故宋神宗諭廷臣議罷禘禮明洪武初御史答禄與權請舉禘祭衆議亦以為不必行詔從其議至

嘉靖中乃立虚位祀皇初祖帝而以太祖配享事屬

不經禮亦旋罷洪惟我

國家受天顯命世德相承定鼎之初追上四祖尊稱以

肇祖原皇帝始基王迹故首立廟祀夫太廟之中以受

命之君為太祖允宜特尊者也我

太祖高皇帝功德隆盛與天無極自當為太廟萬世之

祖上而推其所自出則締造之業

太祖為最著今

太廟祭祀四孟分祭於前殿後殿以各伸其尊歳暮祫
享于前殿以同將其敬一歳之中自
肇祖以下屢伸祼獻仁孝誠敬已無不極五年一禘之
祭不必舉行王士禎居易錄

以上宗廟

郊祭禮

周頌昊天有成命序曰郊祀天地也
朱氏鶴齡曰宋元祐間蘇氏軾據此為合祀天地之

明證而其實不然此詩乃成王即政郊見上帝之樂歌言天而并及地猶言父而并及母禮記兆于南郊就陽位也器用陶匏象天地之性也亦兼地言之周人本無合祀之禮安得有合祀之詩乎

思文序曰思文后稷配天也

朱子語録問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天帝只一却分祭何也為壇而祭故謂之天祭于屋下而以神示祭之故謂之帝

程子曰以冬至物生之始故祭于圜丘而配以祖陶匏藁鞂掃地而祭以季秋物成之時故祭于明堂而配以父以宗廟之禮享之

附北郊論

宋自元祐諸臣爭南北郊合祀分祀後紹聖中蔡京用事詆誣宣仁謂踵王莽謟事元后故事詔罷合祭然北郊親祠終帝世未有能舉行者臣向主明儒王樵說謂古者郊社對舉祭天曰郊祭地曰

社安得南郊之外復有北郊郊以祭天言天而地已舉此陰統于陽卑統于尊之義地只祭社而已又安得天地合祀于南郊案樵之說即宋儒胡氏宏之說朱子據之以釋中庸郊社之禮者也可見朱子後來亦不信北郊語詳訂詁中今再考元明兩代元世祖時中書禮部移太常擬定北郊禮儀博士等請法坤數用六之義去都城北六里為方壇三成六陛仍自外壝之外四面稍令低下以應

古者澤中之制其時卒不果行至仁宗延祐元年太常請立北郊帝謙遜未遑北郊之議遂寢明祖初即位建方丘壇于鍾山之陰以夏至祭皇地祇亦未云北郊也十年感陰雨始行合祀成祖遷都亦因舊制至世宗九年從夏言議始兆方丘于北郊隆慶三年張居正請仍行合祀是北郊自歷代以來行之徒成具文不行亦非闕典紛紛聚訟非俗士之拘牽即奸臣之迎合必求其說則如胡宏

之與王樵言古者只有郊社更無北郊稽之經典確有明據爲斷不可易也

朱子曰本朝初分南北郊後復合而為一周禮亦只說祀昊天上帝不說祀后土故先儒言無北郊祭社即是祭地此胡氏宏之說古者天地未必合祭日月山川百神亦無一時合祭共享之禮古之時禮數簡而儀從省必是天子躬親行事豈有祭天却將上下百神重沓累積併作一祭耶且郊壇陛級兩邊上下皆是神

位中間恐不可行宋史郊祀志

馬氏端臨曰北郊之名本出緯書孝經緯祭地祇于北郊禮經所不載鄭氏因祭法有泰折之語而以為泰折即北郊非方澤支離甚矣文獻通考

臣謹案鄭氏分圜丘方澤與南北郊為二致有宋夏日至祭皇地祇以太祖配孟冬別為壇于北郊祭神州地祇以太宗配夫地祇豈有二哉至夏言增立東郊西郊以朝日夕月不經彌甚

明堂祭禮

周頌我將序曰祀文王于明堂也

詩緝陳氏曰古者祭天于圜丘掃地而行事器用陶匏牲用犢其禮極簡聖人以為未足以報本故於季秋之月有大饗之禮焉然則郊者古禮而明堂周制也周公以義起之也

陳氏禮書曰明堂禮非郊為文比廟為質郊祭掃地藁秸而已明堂則有堂有筵郊祭則特牲而已明堂

則維羊維牛郊祭有燔燎而明堂則有升禋由漢及唐或祀太乙五帝光武或特祀五帝光武明帝或除五帝之座同稱昊天上帝晉武帝或合祭天地唐武后中宗或配以祖或配以羣祖又明堂之制變易不常與考工之說不同皆一時之制然也

楊氏復曰月令有大享之文我將有維羊維牛之語則明堂之禮比郊尤備程子曰其禮必以宗廟之禮享之朱子亦曰祭于屋下而以神示祭之葢謂此也

或問朱子曰我將之詩乃祀文王于明堂之樂章詩傳以為物成形于帝人成形于父故季秋祀帝于明堂而以父配之取其成物之時也此乃周公以義起之非古制不知周公以後將以文王配耶抑以時王之父配耶曰諸儒正持此論至今不决看來只得以文王配且周公所制之禮不知在武王時在成王時若在成王之時則文王乃其祖也亦可見配天不以于嚴父矣又問繼周者如何曰只得以有功之祖配

之後來妄將嚴父之說亂了
宋英宗治平元年大饗明堂議以仁宗配侑司馬光等奏曰孝子之心誰不欲尊其父者聖人制禮以為之極不敢踰也考尋前世前漢以高祖配天後漢以光武配明堂以是觀古之帝王自非建邦啟土及造有區夏者皆無配天之文孔子以周公有聖人之德制禮作樂而文王適其父故孝經曰嚴父莫大于配天以答曾子之問非謂凡有天下者皆當如此然後

孝也近世祀明堂者皆以其父配五帝此乃誤識夫
孝經之意不可以為法今議者欲以仁宗配明堂恐
於祭法不合不獨乖違典禮恐亦非仁宗意議上詔
竟從孫抃等議以仁宗配享明堂
案光所奏與錢公輔等合公輔奏曰孝經所稱嚴
父配天則周公其人也以周公言之則嚴父以成
王言之則嚴祖也後世失禮不足考據請一以周
事言之太宗則周之文王真宗則周之武王真宗

雖有配天之功而無配天之祭未聞成王以嚴父之故廢文王配天之祭而移于武王也仁宗則周之成王亦未聞康王以嚴父之故廢文王配天之祭而移于成王也下至兩漢去古甚遠而明堂配祭東漢爲得孝明始建明堂以光武配其時適符嚴父之說及時異事殊而章安二帝亦弗之變此最爲近古而合于禮者有唐不明斯義在孝和時則以高宗配在明皇時則以睿宗配在永泰時則

以肅宗配禮官杜鴻漸王涯輩不能推明經訓務合古初反雷同其論以惑世主延及于今牢不可破當仁宗之初倘有建是論者則配天之祭當在乎太宗矣當時無一言者故使宗周之典禮不明于聖代伏望陛下深詔有司博謀羣議使配天之祭不膠于嚴父而嚴父之道不專于配天循周家之典禮替有唐之曲學幸甚上又詔兩制官再詳定㝷以孫抃等奏議而寢嗣後英宗神宗晏駕俱

用抃議配侑馴至南渡紹興七年議陞撤宗配享

是時梓宫未還尤為可笑

先是紹興初禮部尚書胡直孺奏曰仁宗皇祐時

大享明堂合祭天地並侑祖宗徧祀百神聖訓有

禮緣人情之語由此觀之皇祐祀典本非為萬世

不易之經也國朝配祀初無定制自英宗始專配

以近考司馬光吕誨爭之不能得神宗皇帝意欲

釐正而王安石又誤引孝經嚴父之文不能將順

上意謹案太祖則周之后稷宜配祭于郊者也太宗則周之文王宜配祭于明堂者也皇祐崇祀固宜以太祖太宗配當時蓋泥于嚴父故配帝併及于真宗今主上紹膺大統則真宗至神宗均為祖廟獨躋則患在于無名並配則幾同于祫享又從祀百神本非典禮或升或黜慢瀆為多乞自今明堂專奉太祖太宗配禮專而事簡庶不失周公制禮初意議上不果行逮徽宗升遐議配侑禮官請

侯愜復後再議至三十一年竟配享明堂嗣是嚴父之説終南宋世莫之改

臣謹案我將為宗祀明堂之樂歌卒章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徽宗以失國之君而配享于義何取乎祀典之濫于斯極矣

附明堂論

臣謹案明堂禮自孝經有嚴父配天之一語致後來儒者紛紛聚訟歷代典禮亦不畫一或每代易

配或三聖並配觀司馬公及錢公輔之奏朱子之論可以曉然大白矣至其制度經無明文大戴禮則云九室考工記又云五室漢武時公玉帶所上黄帝明堂圖一殿無壁茅蓋通水雖不經見猶不失古者簡朴之意降及北魏周齊議營規制諸儒爭論迄無一就終隋之世大饗之禮率寓雩壇唐則寓于圜丘而已惟武后毀東都乾元殿為之崇極奢麗肆其侈心後亦旋毀至宋仁宗皇祐二年

始詔以大慶殿為明堂三聖並侑有宋一代明堂

自皇祐始理宗舉行皇祐故事以太祖太宗寧考

並配實祐五年復詔增高宗蓋至是而配天者凡

四矣明世宗用謟臣豐坊之請尊皇考睿宗配祀

以藩臣而干大典僭莫甚焉原其故皆由嚴父之

一言啟之也

本朝稽古右文深明典禮破拘牽之陳説昭一代之

彞憲會典所載郊祀止用圜丘方澤而斥去北郊

及神州百神諸祠太廟止用四孟時享及歲除祫祭而明堂與禘禮槩不舉行非聰明聖知其孰能與于此哉

又案孟子謂明堂王者之堂此又王者巡狩之地有明堂以朝諸侯行政與在國之明堂有别

周頌噫嘻序曰春夏祈穀于上帝也

孔疏周公成王之時春郊夏雩以祈穀實詩人述其事以作歌

李氏樗曰月令孟春元日祈穀于上帝仲夏之月大雩帝用盛樂祈穀實春則因民播種以啓蟄之時而郊夏則恐旱暵為災于龍見之時而雩皆所以祈穀于上帝也

又曰是詩初無祈穀之意但以為人事于此盡矣故播厥百穀十千維耦此皆人之所能為也若夫雨暘時若使百穀順成此非人之所能為則天也故于此而祈穀焉

詩緝曰祈穀之後即躬耕帝籍故言率時農夫以張本也言駿發爾私不及公田為民祈也

何氏楷曰魯無冬至大郊之禮降殺于天子春秋所書卜郊皆孟春祈穀之郊也然穀梁所稱與明堂位左傳異穀梁曰我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從則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卜三月上辛如不從則不郊矣明堂位曰孟春乘大路祀帝于郊左傳亦曰啟蟄而郊知魯郊只在夏正建寅之一月則啖助之

說為得之咲助曰以周二月卜三月上辛不吉則卜中辛又不吉則卜下辛三辛推移總不出建寅一月之内若三卜不從則孟獻子所云既耕之後亦可無用郊為矣建寅之郊用卜而冬至之郊不用卜家語云周之始郊其月以日至其日用上辛定用上辛之一日此不用卜也月令曰孟春之月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乃擇元辰辰必須擇此以知祈穀之郊用卜也然仍以辛日為主鄭康成謂取人君齋戒自

新之意章首有成王昭格之語知此詩作于康王之世乃主作龜禰宫而言不然周以農事開國即欲勸農官何不于始祖后稷之廟而顧于成王何取乎案何氏之說最明確

臣謹案毛謂成王為成是王業之王王既已政教光明如此猶能敬重農事云云蘇氏轍亦謂歎天之所以成我王業者既昭至矣皆以成王為非謚法而別創一解其誤皆以頌為周公所作無康王

以後之詩故于昊天有成命曰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為文武成此王業不能康寧于執競曰不顯成康上帝是皇為武王持其自强不息之心所以能成大功而安之朱子初亦從毛觧後定集傳始從歐陽說而闢毛鄭則歐陽與集傳其為當從無疑也朱子曰昊天有成命明是康王時詩執競明是昭王以後之詩而今硬要觧做成王業成此大功而安之費盡氣力不知怎生地其言可謂深切

著明矣而李氏樗郝氏敬猶欲闢集傳而從毛鄭

舍簡直而就支離臣不知其何心也

彙纂曰古序所傳是頌中一大禮所在朱子初亦信

之後改為亦戒農官之詩未審何据且以為國中鄉

遂之地用貢法無公田故皆謂之私夫天子戒勑當

及天下乃止及國中之鄉遂猶未及乎畿甸似不如

毛說為長

雩祭

大雅雲漢篇靡神不舉靡愛斯牲

臣謹案孟夏大雩雖無水旱亦行之禮之常也若國大旱則無論夏秋皆得雩此詩所陳是也然曰不殄禋祀自郊徂宫上下奠瘞靡神不宗又不止雩上帝而已周禮荒政曰索鬼神謂捜索鬼神而祭之此其事也

補傳曰二章于羣祀之中訴於神之尊者如后稷如上帝四章又于羣祀之中舉其神之親者而告之如

雩祀之羣公先正宗廟之百辟卿士是也案是詩靡神不宗而言上帝凡四無言五帝乃知五帝出于秦漢妄也而周禮言祀五帝故世儒多疑其偽

孔疏神異經曰南方有人長二三尺袒身而目在頂上走行如風名曰魃所見之國大旱一名旱母蓋是鬼魅之物

晉穆帝永和時博士議曰雲漢之詩宣王承厲王撥亂遇災而懼故作是歌今晉中興奕葉重光豈比周

人耗斁之辭乎漢魏俱别造新書晉室太平不必因
故司徒蔡謨議曰雲漢之詩興于宣王今歌之者取
其修德禳災以和陰陽之義故因而用之無庸更作
梁武帝天監十年朱异議曰雲漢詩中毛傳有瘞埋
之文不見燎柴之説帝亦以用火祈水于理為乖于
是停用柴燎從坎瘞典十二年大雩國南除地為墠
舞僮六十四人皆衣元衣為八列皆執羽翳每列歌
雲漢詩一章而舞

靈星祭

周頌絲衣序高子曰靈星之尸也

漢書郊祀志高祖五年或言周興而邑立后稷之祠至今血食天下于是制詔御史其令天下立靈星祠祀后稷謂之靈星者者以后稷配食是也張晏曰龍星左角曰天田則農祥也晨見而祭之孝武遊登五岳尊祀靈星世祖建武二年立靈星祠有司掌之晉令縣祀靈星唐以立秋後辰日祀靈星開元祀于國

城東南天寶四載升中祠宋皇祐中立靈星壇東西丈二尺南北亦如之歷代靈星之見于祀典者如此祠之設專為祈田每隸郡邑惟周之肇祀反其所自始與后稷比隆

臣謹案后稷已祭于周太廟此復郡邑立祠此漢世原廟所由起也周禮戴記俱不經見惟晉語有后稷是相之一語想漢初人因此而生為妄說耳郡縣已有社稷壇更何煩靈星以祀后稷乎

何氏楷曰緜衣詩有二說一曰繹賔尸一曰靈星究以高子之說為是陳祥道亦主其說按靈星為農祥東方蒼龍七宿房心通有農祥之稱周語農祥晨正土乃脉發韋昭以為房心也于立春之日農事之候祭之故曰農祥晉語董因曰大火閼伯之所在也是為大辰后稷是相韋昭謂心星所在大辰辰次為天駟駟馬也辰為農祥合前二說則房心俱有此號亦以二星相近故也而賈陸應劭張晏蔚蔚宗則俱謂

龍星左角曰天田為農祥考之星經則天田二星在角北故服虔直以靈星為角星唐志又以靈星為歲星其祭之日或云立春或云仲秋或云歲再祭紛紛不一今以此詩證之則正孟冬蜡祭時事其謂祭于仲秋與春秋再祭者皆誤也蜡祭之禮皮弁素服與他祭不同据此詩曰絲衣曰載弁與禮文正合則靈星為蜡祭無疑

社祭

大雅緜篇迺立冢土

毛傳冢土大社也起大事動大衆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詩美太王之社遂為大社

輔氏曰社自天子至庶人皆得祭之然非尊者所立則亦不可

何氏楷曰大社之名惟施于天子諸侯僅可言冢土

詩言迺立冢土正是太王當日為諸侯之法泰誓言宜于冢土則猶仍太王舊稱以未為天子故也

小雅甫田篇以社以方大雅雲漢篇方社不莫

說見方祭

祈祭

周頌載芟序曰春藉田而祈社稷也

孔疏成王周公太平之時王者于春時親耕藉田以勸農又祈求社稷使民獲其年豐歲稔詩人述其事而作此歌

報祭

良耜序曰秋報社稷也

孔疏周公成王太平之時年穀豐稔以為由社稷之所致故於秋物既成王者乃祭社稷之神以報

豐年序曰秋冬報也

朱子詩傳此報賽田事之樂歌盖祀田祖先農及方社之屬按陳氏禮書謂秋報者季秋之于明堂冬報者冬至之于郊非是

田祖祭

小雅甫田篇琴瑟擊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

毛傳田祖先嗇也孔疏郊特牲及春官籥章注俱謂先嗇為神農始教造田謂之田祖先為稼穡謂之先嗇神其農業謂之神農名殊而實同也

何氏楷曰孔疏以田祖即神農朱子亦從之今按以神農為田祖經傳無明文王安石謂生為田正死為田祖猶樂官之死而為樂祖也以樂祖例田祖于理近之

臣謹案神農為五帝天子所祭民間安得琴瑟擊鼓

鼓以御田祖乎安石之說為是

高禖祭

大雅生民篇克禋克祀以弗無子

商頌玄鳥篇天命玄鳥降而生商

秦氏蕙田曰二詩推本稷契之生由于祈祀高禖而

得其日以玄鳥至之日故云天命玄鳥降而生商說

者以為稷母履大人跡而有身契母吞鳦卵而有身

非也

臣謹案歐陽修主是說但祈高禖而有身是平常事極可慶幸何故以為不祥而置諸隘巷與寒冰乎朱子及呂氏祖謙俱從康成說與此異

行祭

國風泉水篇飲餞于禰

毛傳祖而舍軷飲酒于其側曰餞禰地名

臣謹案聘禮出祖釋軷祭酒脯乃飲酒于其側祖

始也是為行道之祭

孔疏周禮大馭掌馭玉輅及犯軷遂驅之注云封土為山象以菩芻棘栢為神主既祭之以車轢其上而去喻無險難也以此行道之祭故知在國門之外

大雅生民篇取羝以軷載燔載烈

毛傳羝羊牡羊也軷道祭也傳火曰燔貫之加之火曰烈

孔疏又取羝羊以為祀軷之祭其祭軷也又取所祭

之肉或傅火而燔之或加火而烈之以為尸之羞以
七祀皆有尸知此軷祭亦有尸后稷是時為諸侯若
聘禮卿大夫軷祭用酒脯則無尸矣

山川告祭

周頌時邁序曰巡狩告祭柴望也詩云懐柔百神及河
喬嶽

孔疏武王既定天下巡行其守土諸侯至于方嶽之
下作告至之祭柴祭昊天望祭山川安祀百神

般序曰巡守而祀四嶽河瀆也詩云陟其高山墮山喬
嶽允猶翕河
毛傳高山四岳也墮山之狹小者翕合也
四方報祭
小雅甫田篇以我齊明與我犧羊以社以方
鄭箋曰以我潔齊豐盛與我純色之羊秋祭社與四
方為五穀成熟報其功也
孔疏大司馬仲秋獮田羅獘致禽以祀祊祊即方聲

之悞也獮田主祭四方報成萬物即引此詩云以社
以方是報祭四方在仲秋也
大雅雲漢篇祈年孔夙方社不莫
孔疏祭社與四方即以社以方是也
小雅大田之篇來方禋祀以其騂黑與其黍稷以享以
祀
鄭箋成王之來則又禋祀四方之神祈報焉孔疏云
祈報並言者言其報秋成而祈後年也方宜五色獨

舉騂黑者畧舉二方以韻句耳

附録

陳氏稽古編曰鄭康成王肅論郊祀各不同鄭謂天有六天歲有九祭王謂天惟一天歲止二祭六天者天皇上帝及五帝精也九祭者冬至圜丘祭天皇上帝配以帝嚳為一祭大司樂地上之圜丘大宗伯禋祀昊天上帝祭法帝嚳是也夏正月祈穀于南郊祭感生帝配以后稷又為一祭郊特牲

迎長日之至春秋書郊左傳啟蟄而郊祭法郊稷是也夏祈穀于南郊徧祀五精帝配以五人帝又為一祭春秋經及月令大雩左傳龍見而雩是也四時及季夏迎氣祭五精帝亦配以五人帝又共為五祭小宗伯兆五帝于四郊月令迎氣于四方是也季秋大饗明堂祭五精帝配以五人帝及文武又為一祭文配曰祖武配曰宗月令大饗帝孝經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祭法祖文王而宗

武王是也合之凡九矣王則謂圜丘即交日至與
孟春止祭一天其迎氣與明堂皆祭人帝非天也
後儒各宗其師說故歷代郊祀之制互有變易宋
儒主王惟明堂之祭仍以為上帝云以鄭學言之
其樂章則圜丘歌昊天有成命明堂歌我將春祈
穀夏大雩皆歌噫嘻而商頌長發大禘亦圜丘所
歌也至迎氣之樂章則周頌無文焉又玄鳥至之
日郊禖祈祭亦祭感生帝而配以先禖生民克禋

克祀是也此在九祭之外

臣謹案陳氏列鄭王之說極精細但以日至之郊與祈穀為一似誤迎長日之至即冬至圜丘祈穀在孟春夏正月為時二春秋所書但指祈穀之郊魯無日至之郊殺于天子此混而一之未是

社稷歲凡三祭其二祭見詩載芟祈社稷此春祭也月令仲春命民社指此甫田之以社以方良耜秋報社稷此秋祭也又一祭在孟冬月令大割祀

于公社是也詩未及焉案王鄭論社稷亦多異議謂社祭句龍稷祭后稷是人鬼非地神者此王肅祖孔安國賈逵馬融之説也謂社是五土總神而句龍配之稷為隰原之神而后稷配之此鄭康成之説而其徒馬昭等述之者也肅與昭等往復辨難不啻聚訟後儒莫能定其是非焉

七廟之説王鄭亦不同鄭謂周止祭四代及太祖合文武二世室為七廟王謂七廟為天子常禮二

世室在七廟之外二説之是非止據商書七世之廟一語可以斷之矣鄭信韋元成議而不見古文尚書故有此謬然王氏之説實祖禮器王制荀卿穀梁及劉歆馬融之言其來已久鄭何弗之信乎先儒言禘祫其説有三鄭康成謂祫大而禘小王肅張融孔晁之徒以為禘大而祫小賈逵劉歆杜預之徒以為禘祫一禮而二名以源鄙見論之賈劉杜之説為長也孔疏釋詩專據鄭箋為説而鄭

之言禘則有四焉圜丘祭天而配以嚳一禘也南郊祭感生帝而配以稷二帝也大宗伯以饋食享先王即五年再殷祭三禘也致新主于廟遠主當祧因大祭以審昭穆四帝也此喪畢吉祭之禘晉范宣子曰以寡君之未禘祀亦名禘四者二祭天二祭廟皆得禘名矣周頌雝篇五年之禘也商頌長發南郊之禘也宋儒則從王義

臣謹案鄭王異同處多似王優於鄭而禘即祫祫即禘則臣於春秋大事表主其說蓋以三年一祫

五年一禘遂至禘祫併在一年致有遠近之說紛紛陳氏所見與臣合矣

毛詩類釋卷六